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夏大統二年吳王誠二漢主陳理德壽元年春正月諸

將奉我太祖為吳王

李善長徐達等以 太祖功德日隆屢勸進不允善長等固請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左司郎中張昶為右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以推戴予然建国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綱紀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

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之綱紀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祐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元削亭羅帖木兒官爵不受詔討之

丞相搠思監承太子意誣老的沙及宣政院使也忽都等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連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也忽子不從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諸其詆毀朝政而亭羅禿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悉

羅拔亶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奪亭羅官爵并辭提調大同等處十道屯田職事放歸四川田里亭羅拒命遂詔擒帖木兒將兵討之

太祖復征武昌張定邊以其主陳理降

太祖以諸將攻圍武昌久而未下遂親視師諸將戰益力郭子興濺血馳戰多斬獲漢人以兵也高冠山傳友德友德奪之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阻郭英戰於保安門傷手足陳理即將陳同簽驍捷善禦見我太祖在軍中望見旗麾遂馳入中軍帳下我

太祖方坐胡床遽呼曰郭四爲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大呼賊應手隕墜　太祖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又敗張士誠所遣援兵於岳州城中益困不能支　太祖遣友諒故編脩羅復仁往諭理使降理以問太尉張定邊定邊亦以爲可降理乃率定邊等詣軍門允府庫儲畜悉令理自取仍封理矣爵不戮一人城中民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皆有心附款矣徐達以兵趨常德郡守馬汝舟降俾仍舊職有向容縣儒士戎簡入見我　太祖語及陳氏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遠今雖竟之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佚料彼創殘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太祖與諸將論兵因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陣決幾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

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
師屢之武昌賊衆可以盡獲軍甲皆以爲奇謀不
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
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臣按太祖於武昌始
以偏師綴其後然後兩奮征之且戒諸將勿輕與
戰續編綱目乃於鄱陽大戰之後陳理奔武昌遂
書師進圍之可謂不得太祖之心而暸於考實
者矣是以臣不揆自量大書特書不一書萬罪萬
罪臣又有聞天下之治不難於鹵莽開創之初而
在於積安大備之後何者開創之始人心凱治宇
之易恩董之易威故其治也易大備之後人物朋
盛其奇思詭慮好勇疾貧潛伏民疾者不可勝數
故有心鮮而口不能言或能言而手不能書或能
書而貌多醜悴不為九庸所服者然一朝有變方
物出謀度人料事吾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能
及其精神警覺也古今官兵往往敗於盜賊夷狄
而不知其由乃由此輩入於其中以為之謀主耳
瓊州之生黎粗平之劇賊居延海西兀良朶顏之
胡虜屢為瓊山感恩古田懷遠耳肅大同劍門之
禍者豈非本土豪猾以為之猶引哉易之鮑坤取
象為衆若一陽陷於二陰則象為盜於衆中而有
猾盜之藏盜發而有莫禦之勢此其所以治之為

難也是人也遇亂世覬望無涯當承平一命可鼓
苟於科貢薦辟之外參農民充吏之制另設一科
以收此輩之用則治平可保禍亂非所憂矣戒簡
區區

太祖與談蓋大舜好問好察執端用中之事也

毀綾金牀

江西行省以友諒綾金牀進我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豈與孟昶七寶溺器何以異
一牀工巧如此其余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焉
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
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淫乎
人有驕侈之心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
奢侈崇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窮天下技巧以
為一已奉乎今陳友諒所為奢縱不恤民隱有蹶
其致亡也宜矣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
也

黎政鄧愈討平新淦諸豪

新淦土豪鄧清以卒二萬人據永等五十一人愈復同徐達
擒其首胡理問劉右丞等攻破江沙坑麻嶺十洞牛皮諸處盜賊
常遇春鄧愈會兵圍贛州熊天瑞已降及是又叛
壬寅歲贛州熊天瑞已降及是又叛

太祖以鄧愈總兵率歐普祥劉右丞黃參政陶參
政小劉僉院永新周同簽廣信葛俊等討之不克
太祖又命彭時中統兵會遇春擊之時中戒指揮
鄧清同歐文廣自吉安以南山寨併力掃盡直抵
贛州遂圖之有永新尹堅備緜多力乘高飛巨石
中遇春額天瑞尚悉力拒守　太祖又命汪廣洋
諭遇春等曰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
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當要以保全生民為心
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降者勸如漢將鄧
禹不妄誅殺此可為法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
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於是遇春乃
淩濠立柵困之天瑞懼乃降尹堅匿不敢見欲自
殺遇春召見慰撫之曰男子當如是乃還朝廷之
我　太祖命武士四輩與角力皆不及以為直殿
將軍贛州既降遇春等入之不戮一人於是南安
凡及廣東韶州南雄諸郡皆有心歸附
夏四月元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關殺右丞相搠思監太
子奔興松
孛羅知詔命非出帝意皆搠思監所為遂令禿堅
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
奚迎戰于皇后店不蘭奚出戰也速不援而退不
蘭奚幾為所獲脫身東走太子率侍衛奚出光熙

門由古北口東趙興松禿堅舉兵清河列營時城
中無備上下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
国師至軍中問故老的沙以必得棚思臨朴不花
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屏棚思監於嶺北朴不于
丑肅執而與之遂復寧羅官爵加大傅仍守禦大
同禿堅兵入自建德門覲元主于延春閣慟哭請
罪元主宴賚授老的沙平章政事令還大同
建忠臣廟于豫章康郎山以祀趙德勝韓成等
太祖還自武昌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
士以身徇國朕與左丞諒戰于鄱陽韓成效忠死力
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於是中書省

并以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列進遂贈勳爵有差
以成為首功封高陽侯宋貴京兆侯陳兆先顓上
立舟中不卧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
貴汝南侯余和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
侯陳弼顓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
定遠子王鳳羅山子后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
王德合肥子汪清肝眙子王喜先定
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逯德山汝陽子羅
世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寿

春男鄭男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即康郎山除地立廟令所司以時致祭其豫章廟則肴趙德勝封梁國公李繼先隴西侯以出戰被掠死劉濟彭城侯許圭高陽侯俱取吉安戰沒趙國昭天麟天水侯燒賊船追至板橋死張子明忠節侯趙天麟天水郡伯牛海龍隴西伯城急出戰中矢死朱潛戰死吉安贈封未詳張德山千戶軍士夜焚賊船被殺夏茂成總管軍士守城樓中飛砲死兼思誠南昌叛戰死于市贈官未詳徐明出南昌城外射賊墜阱中誘降不從被殺知府兼琛贈未詳

達取廬州以為江淮行中書省以俞通海攝省達回自武昌又帥兵攻廬州扼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児張以城降改廉訪司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俞進兵畧劉家港逼通州獲院判宋璲元帥陳勝千戶萬船一十二艘至是以通海攝省事守禦廬州時兵燹民心未寧通海綏定其民復業者衆民慕之如慈母脩郡城周廻四千七百六十六惟西北濠經來龍岡石峻多骨難浚水淺易涸募人鑿之深二丈五尺有水由是壘峻墊深守禦以嚴

五月元太子還大都遣兵攻孛羅帖木児於大

同

太子奔至路鬼嶺詔追及之遂還宮慧怒不已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討孛羅帖木兒東道以白瑣柱領兵五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関保領兵五萬合擊孛羅連兵逼大

同

廣信指揮使朱亮祖伐元陳有定取浦城建陽崇安秋七月元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太子奔冀寧詔以孛羅帖木兒為右丞相老的沙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御史大夫孛羅以太子合諸道合兵致討乃留兵守太同而

而自率兵與老的沙禿堅復大舉兵向闕前鋒入居庸太子親禦之于清江也速軍昌平軍士皆無鬭志不戰而潰太子馳還都城白瑣住引兵扈從太子出承順門由雄霸河澗取道達冀寧孛羅兵駐建德門外與老的沙等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罪泣元主亦泣孛羅歎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我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遂以孛羅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平章政事禿堅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臺省孛羅專政

歎收民望誅伊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之
務沙汰宦寺減省錢粮禁止西番僧佛事遣使請
太子還宮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臣按元太子輕啓強臣貽辱君父其罪大矣孝羅
的沙禿堅勢逼元主罪逆尤甚於華亥向寧華定擾
宋都以脅宋元公也然成其惡以為中外害者也
速也

八月朔日有食之
吳王士誠逐元達識帖睦邇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
丞相殺南臺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
時江浙右丞呑蘭帖木兒即中真保議事士誠

其金幣數媒孽達識之短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士
信使人面數達識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
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凶之士信自
為丞相士誠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爵普花帖木兒
不從即遣人至紹興通取其印普化封其印置之庫
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逼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
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首仰藥死臨
死揷柸於地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數日達識
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亦命左右以藥進
飲之亦死
按士誠父歿逐達識以楊完者為左丞不敢遽作蓋

完者嘗破士誠兵士誠素畏乃達識所恃以為命者
也在舉之六三舉如嗟如无攸利往無咎象曰往无
咎上巽也此戒人當捨不正強援遠結正應窮交達
識之與完者以之顧乃怵於士誠邪謀殺其兄弟而
收奪其軍藥石去矣貞疾餘久恒乎故達識之死咸
其自取吾不以成仁與之也普化初為福建平章境
內皆為豪右所攄不能有所設施及遷南臺乃逼於
七誠所謂來之坎坎終無功者但以其死人臣之常
比之達識為差勝耳

九月徐達取江陵改為荊州府以楊璟鎮之

達率璟攻江陵兵次沙市友諒故將江玨以城降即
改為荊州府命璟分鎮其地景撫集軍民威望嚴
傳友德亦以兵破夷陵降其將楊以德
冬十月張士信寇長興及耿炳文戰敗績
前九月改冀為衛以永興衛為軍指揮使司以耿炳
文為指揮使費聚為同知至是士信以兵來寇炳文
擊破之獲其將朱興祖士信怒復益兵來炳文與費
聚出戰又大敗之士誠奪氣明年春士誠復來寇連
擊破之於城下鎮撫歐大智就陣中創死臣
按湖州府長興縣據大湖口陸走廣德宣歙勢連浙
西嘉杭其守若固士誠欵折兵以禦我其力分欵全
軍以出戰其勢空我乃坐取全勝之機彼受腹背受

敵之患地利繫於国勢者有如此將者国之輔輔周則国必強可不慎歟

十有二月傳友德取衡州元萬戶鄧祖勝出走永州南寧人鄧祖勝於丙申歲以義兵萬戶為元守衡州庚子取永州陞右丞及是友德率兵攻之祖勝遂棄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龍鳳十一年春正月我太祖御端門起居注宋濂以尚書進講

初甲辰歲五月我 太祖敕漢文帝為漢令主有其時不興禮樂論武帝則曰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有不平等閱漢書

論唐太宗則曰黜萬紀李仁發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與劉言論玄宗則曰使其能廣視聽而以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安從生論宋太宗誤內蔵則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與汪廣洋論真宗則曰初用李沆日聞災異歎後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媚悅諭元初則曰君臣朴辱政事簡畧然昧於先王之道與劉基論元季則曰君宴安于上臣扶亷於下国用不經征斂日促復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宋濂曰春秋乃孔子褒貶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濂初為江南儒學提舉續奉

旨授皇太子經每遇綱常大義開陳不倦改起居注
知無不言及是我　太祖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畧
且口釋之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
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太祖曰朕非不知典謨為致治
之要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後又與朱善
講家人至婦子嘻嘻失家節則曰朕觀其要只在誠
實而有威嚴實則篤親親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於
頤卦則曰人主貴在養民於無逸則曰人君當存鑒
惕與許有仁講洪範則曰天人一理必以類應君能
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論大學一書
其要只在脩身與王禕講財用則曰人者国之本德

者財之本德厚則人懷民安則国固論論語則曰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国之良規與存仁講孟子
則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
下豈不定于一乎他如攻乎異端與夷狄有君皆議
論高奇能以辯傳濟其說然　太祖既講之必躬行之
及後　御製文集究天地七曜循環以原法象之幽
咨天地高厚以闡運數之精取諸易註洪範先以五
行五事八政五紀推皇極之體繼以三德稽疑庶徵
福極昭皇極之用皇極守常制變與天為徒為民之
則取諸書作通訓發君臣上下之爭本仁敬之理到
士農工商之條廣忠恕之施則取諸大學大明集礼

正天地百神之祀叙吉凶五礼之式出明以通教化
攸叙取諸語孟
按治天下者必本領端正然後功用宏濶我　太祖
遂於經史而見於行事蓋其天資既高而學力尤充
善端沽發而心學尤素宜其士首足致覩賢樂利於
一時其精微極致循可稽我後世也
元封李思齊為許国公
給牛於民
丞相李善長承旨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民無牛者官
給之勿取其稅善長退我　太祖顧宋濂曰所言事
當乎宋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得
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
大閲
時將經理淮甸　太祖親閲試將士更制編伍命鎮
撫君明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
勇敢士賞銀有差褊給酒饌劳之仍賜傷者醫藥因
論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揖不素操必致傾溺
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習
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
功者得之
胡深伐陳有定敗沒不屈死之追封繒雲伯以其子禎
襲處州衛僉事

有定数擾邊叅軍胡深率兵伐之會朱亮祖取建陽
崇安我　太祖賜以所乘駿馬建寧守將阮德柔將
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背後深逺兵擊之破其柵
寨有定大懼率銳士亟圖深突入其陣搏戰馬蹶被
執有定得深頗禮遇之深具道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群雄樂為之用援實蝠臭漢故
事以感動之有定初無殺深意會元使者至督迫之
遂遇害　太祖痛憚不已遣使祭之追封繒雲伯長
子禎受處州衛指揮僉事後有定彼勠和城至建康以父

太子在崑崙命開平章忽都只班以岐王　阿剌乞兒
軍馬會平章臧孛思斉守寧夏
吳孛伯昇圖新城右永孛文忠及叅政胡德濟大破之
新城圖解
士誠挾幷與幷遣李伯昇等帥馬步舟軍二十萬踰
浦江東圖新城旌旗亢塞且堅忍待重為必拔計搆
飾寢宇建倉庫預定州縣長貳官屬分精兵數萬屯
城北以遏援兵兵之初至也繆羙應之於北門外覆
其衆於斗巖之下賊攻西門羙趨當之幷戰幷捷德
濟戒將士勿輕與戰但来攻城發矢石退之乞師於
李文忠文忠命張彬出兵浦江以為聲援自嚴州日

馳六十里赴援抵龍潭去賊營二十里因擄其險夜
四鼓德濟知援兵至潛遣使以賊情報文忠曰賊衆
莫敵姑宜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
非我敵八千謝玄破八十萬苻堅庸非衆乎吾若未
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亦難攻矣死中求生
正在今日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而擒
輜重皆汝等有也丁巳明旦賊將空壁來戰文忠戒
所部效死斬擊自仰天而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
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我師大奮無一不當百陣
既交文忠策馬挺身先入陷其中堅賊衆披靡地闢
而踐之俱殲流血盈野死者數萬德濟亦自城中擊
精甲出城合擊砂嶺北麓至溪水盡赤兀祖張彬等
亦擊其余寇焚營洛數十俘其同簽韓謙理問滕忠
元帥周邁蕭山等六百余人馬三十八百匹輜重鎧
甲如山丘士誠五太子遁去師還父老爭持牛酒迎
勞捷報我　太祖召文忠德濟赴京賜文忠名馬御
衣既見謂群臣曰我朝豈為無人如德濟實豪傑特
陞右丞是役也王瑛獨當一面引伉健善擊士舞槊
衝其中堅擒偽官陳德等三十四人故敵大敗亦受
陞賞德濟後從徐達征莊浪失利部下千百戶皆誅
惟械德濟送至京賜敕曰德濟雖可誅然前守信州
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曲赦之

三月元太躲兵討孛羅帖木兒也速擴廓帖木兒連和遂破其兵

太子在冀寧日夜謀除內難乃大發兵分三道以進自率擴帖木兒由中道伐孛羅孛羅怒遂出二皇后奇氏齿于總管府既而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齿之乃遣禿堅率兵攻擊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也速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為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驛將姚伯顏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斬之孛羅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皇氏亦數納美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 臣聞潛嬰與漢連和誅呂樹漢君子許其能權孝逸耽武氏傾唐卒以貶死而君子鄙之也速之連和非嬰比也特逼於勢之不容已理之所當然者耳連和致捷莫償前日中立貽禍之罪矣初擴廓將輔太子入討孛羅使傅太子占賜前山南肅政司僉事張禎以上樽且訪時事禎復書合燕趙魯齊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亡墟閔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国荊襄湘楚川蜀滇名僭號莘我有變利我多釁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薦蘭於趙寇賈於漢乎京師一殘將有不逞之徒蜂起章

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將何以處之守京
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
神分志奪國家之事寧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
虞不可以為師僕之倦倦為言者獻忠之道也請以
近似者陳其一二（今日最切而要者有二保君父（不父其父以趙有訛也父更）其臣成允平之功不可謂無功而至於不
君其君唐肅宗播流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基
千載而下雖有知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
不鑒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聚其得志肆其
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
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閣下覽覩焉

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
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
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
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国家之憂也可
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夏四月元閔保克大同
五月大都雨雹長尺許以為龍鬚令拾而祀之
元主下詔大赦天下
常遇春取襄陽部將晏復取安陸執其守將任亮以鄧愈
鎮襄陽
遇春率兵取襄陽先鋒晏復自沔陽倍道徑搗安陸，

州將任亮柵寨其兵大潰遂擒任亮遇春表其才毅
可用授捕撣僉事任亮在元為同簽守安陸素以威
聞故遇春表用之遇春既取襄陽即立湖廣行省以
愈為平章政事鎮之襄陽西抵巴蜀北抗河洛烽火
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我　太祖以書諭愈曰予
命爾戍守襄陽法度已定切宜謹守襄陽舊嘗為兵
者仍裨為兵守城聽調為民者宜歸有司裨安農業
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
爾所守地鄰王保保若汝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
則彼部曲孰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之
賴汝猶禹里長城而爾之自視亦當不輕稍有不如
敵人不惟汝邊境不寧予亦勞心矣予之與汝義雖
君臣恩同骨肉所以告語汝者以成事難而僨事易
歟汝謹法度施惠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宜詳審
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勉焉則功業
垂於竹帛我亦無西顧之憂矣愈奉諭惟謹大敷恩
愛襄漢之民悉惠軍士忘勞四境晏然臣按襄鄧之
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襄鳳林為關南有菊潭環屈
而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去秦咫尺北有白厓
聯絡沃衍之墟若廣漕運天下財賦可以大集且人
心質良比之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河北土厚水
深人心強戾者大是不同唐云去巴衰而襄就未王

而王鄙意関中雄壯可以抑中強之弊扶南北之弱
然北無降城戍馬每至邠涇西無王門土魯番屢趨
井肅其勢都未完也暫治襄陽以為緩急之計萬世
之長策矣雖然果治襄陽則貢道必由淮西傍依光
蘄霍丘為淮西南北走集尤當守備得人漕可無梗
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封國公
元人陷寶慶守之
先是甲辰年十一月徐達取寶慶部將胡海手俘元
帥唐道隆鎮撫李賢以海守之至是元湖廣行省左
丞周文貴復引兵入之仍調重兵以守
秋七月元李羅帖木兒伏誅

李羅嘗以自疑殺其部將保安又失伯顏欝欝不樂
而大同已克其勢日與老的沙等酣飲荒淫無
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
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舍那
海伯達兒等陰圖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来告
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
奮出斬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李羅家屬及其
子天保奴北走詔民間盡殺其部曲遣使函李羅著
徃冀寧召太子還宮時遇變城門不開至三日竹貞
豹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大掠於都市
人不聊生

以書與元將擴廓帖木兒

初癸卯歲擴廓嘗遣尹煥章以書蔣來通好我太祖即命汪河俱往以荅其意河至河南擴廓留之不遣故以書諭之曰曩者初賀沒者弔安知其去而不返即遣汪河同往為生者賀沒者弔安知其去而不返即遣汪河同往為生者賀沒者弔安知其去而不返即遣汪河同往為生者

慈望意嘗從時巡上都次中道元主遣內官傳旨欲
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来之時時內官往復再
三卒拒不納元主益賢之居坤德宮終日端坐未嘗
踰戶閾殂時年四十二後奇氏見其所遺衣服大笑
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衣也

徐達常遇春師師向淮東

九月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尊其母為皇太后
太子還自冀寧擴廓將兵扈從太子還大都以伯撒
為太師中書右丞相擴廓太尉左丞相慶知樞密
院事

元以方谷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冬十月徐達取海安呂珍王士誠以兵次于范公港
達等以師攻克海安又進攻泰州上誠恐失泰州乃
遣舟師薄海安次于范公港吾疑其有詐令覘望
意諭達等白寇兵初駐范公港吾疑其有詐令覘望
猶豫不敢沂上流其為詐益明不過欲分我勢非有
決機乘勝之謀宜遣廖永忠等還水寨禦之大軍勿
輕動凡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日必克
泰州既克則江北孤鮮不戰而潰宜謹備之

元老的沙柔堅帖木兒伏誅

樞密副使觀音奴擒的沙柔堅以余兵奔入八兒思
之地命嶺北左丞相山僧擒斬之

盜寇饒州知府陶安禦之遁走
信州盜蕭明寇饒州兵至城下安諭父老固守與千
戶宋炳率吏民擇城拒守選勇卒為遊兵晝夜巡捍
安登城諭賊曰爾衆吾民也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
衆曰使皆如太守總制豈有今日若城破必不相害
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安請救於行省越三
日行省遣陳明統兵來援大破之蕭明遁去擒招討
都海萬戶常勝斬之諸將以卿民從賊欲加屠戮安
曰民為彼所脅耳非其本心柰何殺之由是民皆得
免饒州遂安初甲辰間命安為饒州知府　太祖賜
之詩曰匡廬巖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凶

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
閏月徐達克泰州遂引師趨高郵
元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擴廓以伯撤舊臣與之並相居兩月不安即南請視
師時中原稍安江淮川蜀各有所主元太子屢請出
督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代
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并迤南一應軍馬及諸
王各愛馬應該總兵一應等官凡軍民一切機務錢
粮名爵黜陟子奪悉聽節制擴廓於是以分省自隨
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
十有一月徐達攻高郵尋召還泰州

達帥師攻高鄽我　太祖恐其深入敵境不得策應諸將乃遣使即軍中命馮勝帥所部軍節制高鄽諸軍而令達引兵還泰州

十有二月元主立奇氏為皇后改為爾良哈氏封后三世祖父為王

吳王士誠遣兵襲京口我　太祖追破之遂如江陰軍大破之賊退走遂幸江陰見良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之吳起乎稱歎久之大加賞賚下及偏俾良在紝仁勇不妄殺夜宿城樓枕戈警備不廢假則延臺

士講經史兵法訓將校務成其材馭胥吏不少假借莫敢欺以私所名節新學宮立社學紋誦相聞官無囂訟又屯田以足軍食平徭役以蘇民力裁條約以禁游惰有一男子自稱神師妄言禍福惑衆斬之歲旱禱雨滂洞

初徵湖廣江西魚課

李善長上言湖廣邊務蕪議魚課若收江西湖廣魚利歲可得穀一百萬石資給軍餉每歲差官按其欺隱悉從之於是河泊利大興軍食取給臣　按善長建徵魚課利頗以為訝及遊嶺西聞地方亦徵魚苗課以供軍餉然後知善長慮出夷等果不加賦於民

而財自足也又備詢嶺西一帶地方仡伶梧亢屬吾官府所轄者沿溪山林棲岩濯濯名為徭蛮所處者林木森鬱無慮數百里沿溪擊堡屯軍至堅至密而所司供給極為煩擾間之道中云徭蛮之地蠟漆椒桂不勝其盛若減邊關條禁以遂民庶貿遷則徭蛮慚可馴服歲課可以給軍每歲所入不止魚苗之小利矣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 宋熙凰十二 宋開禧元 吳仁誠四年 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又北徙自東平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害

元擴廓帖木兒徙彭德諸鎮不受節制

李思齊與擴廓父察罕向起義兵蓝位相等及是擴廓來總其兵思齊不能平擴廓調各處軍馬張良弼攻良弼於鹿臺思齊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兵以拒擴廓

以孫興祖守海安遂破吳兵於通州

徐達遣使請以興祖守海安 太祖可之興祖整軍練卒慎防未幾海口有警率兵與戰敗之擒偽官彭元帥等兵二百人攻通州州將出兵拒戰興祖麾下千戶張隆等奮擊大破之賊走入城擒斬數百人自

是吳兵不敢犯境

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

玉珍據蜀僭號九五年幸主

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同聽政以戴壽為平章主

國事吳友仁等出鎮方域

元主迁試進士賜赫德普化張楝等及第出身有差

兵興以來惟此科得士七十二人元朝設科亦止此

馮勝周德興攻拔山寨還克高鄞以華雲龍守之

以平章韓政攻濠州

李濟為士誠守濠州徐達等攻淮東李濟觀望未決

我 太祖令善長以書招之極論逆順成敗禍福之

諾驗甚切濟不從 太祖曰濠州吾鄉里濟為張氏

守是吾有国而無家可乎遂命平章韓政率顧時葉

琛等數萬攻之李濟治兵拒守

夏四月康茂才破馬邏港吳梅恩祖以淮安降

茂才以兵搗馬邏港拔其水寨獲士卒滕衝無數梅

思祖乃以淮安城降我 太祖嘉其識時知命兌民

鋒鎮即授大都督府副使詰稱其辭項從劉知同曲

逆舍置去述識擬伏波用是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

彰效順之誠式示輸誠之勤淮安既降即以華雲龍

為本衛指揮使守之

韓政克濠州進拔安豐元忻都竹貞走泝梁

政引兵至濠州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
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並
攻城中不能支李濟乃與光州馬麟出降　太祖得
捷報大喜曰吾有國有家矣命脩城浚池以顧時守
之政因進兵攻安豐既至拒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
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丈城始壞遂破之
歸留指揮唐勝宗守禦　太祖以安豐既定又遣人
賫書往宿州以諭吏民

太祖如濠州展省陵墓
書諭宿州吏民反覆利害辭甚切至陸聚大感愧即
以所部来歸即以聚為江淮參政仍守徐州復以書
諭吏民備述帝王行師之意及汝潁妖言惑衆之害
元人行師擾民之毒至云予觀古昔救民者必成功
害民者必速禍是以敬畏天命脩明兵律教兵耕種
訪賢才以授名爵命執法以伸冤盜咨爾士民既懼
妖黨之禍又遭胡兵之毒供餽轉輸勞費日久自丙
午歲為始民間稅粮軍資差役參政陸聚其與有司
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各安業毋致驚疑自是民
心固守元人屢侵之不敗

五月求遺書

命有司遍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光武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復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孝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於宮中無事輒取書觀之甚有益

六月元汾州介休地震○山陰卧龍山地裂

元主后肅良台氏以非典禮而却百官進箋

后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丞相沙溢吞里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行不合此

却之○臣按會非公夫人姜氏大夫宗婦覲用幣唐高宗以武明空見百官於麟德殿遂致無禮無度之禍肅良台氏以非典禮而却百官進箋似也然面諭丞相則非矣故我

朝 后妃居內群臣不許謁見尤為正大嚴整遠超前代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徐溝地震

元加李思齊為大尉擴廓帖木兒攻張良弼詔和解之擴廓以良弼拒命遣朱珍盧旺屯河中關保馮林赤合兵渡河會忻貞商暠且約思齊共攻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以求援關保戰不利思齊請下詔和解之

時禮部侍郎潘尚賓吏部侍郎掩篤持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始還

復以書與擴廓帖木兒太祖以汪河未還復以書與擴廓曰囊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當此之時宰羅提精兵往雲州與京師密邇其勢必挾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士平世則講信修睦朝聘以時如季礼至魯請觀樂韓起聘因考周禮未聞有拘晉之典也有事則速交近攻合從連衡以率鄰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来猶恐後期相誤未聞有拘晉者古之人誠之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示絶於楚楚人執良霄漢武屢伐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復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乎予亦不以此介意予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一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関天下都會此四戰之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恭亦不復於此留心方且千里暴粮遠爭江淮之利是以孛羅雖死余孽跳梁於西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孛羅雖死余孽跳梁於西北鳳翔李思齊鹿臺張良弼王信之兵合黨而東出

俞寶拒戰於安樂王仁逃歸於青齊遂無腹心之
托若加之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
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詞耶閣
下拘留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
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
尚以服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如
在掌握方能僞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正笏決此
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上古之為國者不獨君能
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皐待楚使以章具
待亞夫以大牢從陳平計也禮雖有厚簿未嘗拘留
也拘留之意惟出閣下亦可見謀臣又在陳平之下

矣事皆如此魏武之業豈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轍續
我舊好還我使臣各保疆宇則地利從可守後患可
從緩為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師乘
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徑唐鄧之郊北超許汝以安
陸汚陽之兵掠德安向安息使泰安濠泗之將自陳
汝壽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
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奴腹心之
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之計不足
為利而反以為害矣惟閣下與諸君子同謀之毋徒
獨斷以遺後悔書至汪河等仍不遣○臣原擴廓初
意既不答書又不還使緣受元主之命期以克定江

淮已而調兵於諸鎮既皆拒命欲悉師南下復慮後
梗舉措很很俱轉輾傾危所謂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
坎窞者不然必執河等以歸元主矣
大將軍徐達師于港口以吳禎屯舊館
八月大發兵伐張士誠徐達李文忠趨湖杭華雲龍向吳興
元以陳有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有定敗胡深故元主以是命之有定因是討諸省內
未服者遂有揚福建之志
元李思齊以兵下鹽井獲徐繼隆斬之
常遇春湯和軍湖州大破吳援兵於東阡
遇春湯和以兵屯大湖擒萬戶尹義直趨湖州之北
山與吳兵鏖戰吳兵敗走直抵城下丞相張士信悉
境內精兵來援屯舊館出戰師之背遇春閱伏健士
由大全港繞入東阡乃出敵背為奇兵以分其勢復
填壅港口絕其歸路士信出戰一鼓敗之又破其援
兵元帥徐義所將赤龍船于烏鎮是役也王銘挺戈
先登陷陣是以敵敗
九月有星孛于東北○元以方谷珍為江浙左丞相谷
瑛谷珉明善並為平章政事參政張彬取湘鄉元周文
貴復入寶慶
彬為湖廣參政守禦岳州至是以兵攻下湘鄉周文
貴復掠辰州我 太祖聞之遣人諭彬曰湖廣地接

溪洞人恃險固叛服不常宜多設方畧以制之簿其山寨絶其樵採粮道烏合之衆志在剽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庶無遺患有協從者則開釋之收復郡縣番兵鎮撫以綏遠人於是彬等分道進討文貴乃遁入寶慶而楊璟所遣張勝宗討叛羌易華於牛峰寨破其衆執斬之於是潭湘岳州俱得安息元陳有定陷漳州守臣晉國公羅良及夫人陳氏死之有定既為平章發兵諸郡聲勢甚張遠近聞風乖解獻城稽首無敢角者惟良卓然不屈慨然歎曰噫賊乃人為乎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為參政國之大臣也江州之復是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是下之僚長也可以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授也固不可以窺足下破郡邑而為家資驅官僚而為臣妾口言為国心實私耳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有定大怒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則終享富貴不降則燋類無遺良使三千人操強弓毒矢伏於江東險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警甚勿輕移勝地一夜有定以兵千余人攻海倉寨佯言奪海舟赴潮直下鹽臺千夫長張石古等遣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

於馬岐山敗績益遂圍城連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儲萬斛三日之需皆伐棄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南道絶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況國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帥守此欲為誰邪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百夫長廬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与陈氏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銘德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後園中三尺魚池鞠躬俯伏自盡環亦死池内從之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田国宁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強

難以角勝若來吾義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不念家今海内之盜殺其父而子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舅也田萬戶羅三亦罵賊不絶口死良長子安賓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相與舁送于綠江之墳呼為烈婦冢臣　按唐泰有言尚觀世之人有夫能死忠而婦無全節未免為夫德之累婦能死烈而夫無忠心未免為婦名之玷夫忠婦烈子孝弟義率千一門皆稱美良子

八人安寘死余俱衰絶惟第七金剛相字尚庸有後未顯有司不為良立祀人咸以為憾陳有定既得漳州奮縱益甚百役繁興以濟開山以洩地氣縮城之西北以小其規模咸不聊生追思良恩德至有泣下者

冬十月癸酉薛顯大破吳兵於昇山吳呂珍以舊館兵降

徐達既擒尹石義遂圖湖州塞溝港以絶粮道薛顯將遊軍以取德清獲船四十艘擒院判鍾正叛將晉德成遂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與吳兵戰時以數舟繞之吳兵俯視而笑時覺其怠引數百人躍入其舟余舟競進薄之吳兵大敗五太子又率兵來援常遇春合戰稍却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衆又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功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余又善沒水珍暹亦善戰既降士誠奪氣是役也部將郭子明苦戰被傷累創復戰是以敵兵大敗士誠聞珍降知事勢已急自引兵來援

元擴廓帖木兒以其弟脫因帖木兒及猶高完哲將兵次濟南

十有一月甲申徐達取湖州辛卯李文忠下餘杭

達乘皂林之勝進逼湖州以珍暹徇于城下城中大
震左丞張天麟及李伯昇以城降辛卯文忠遣指揮
袁洪孫虎克富陽朱亮祖會袁洪等共圍余杭謝丹
興子五人不能支以全城降
文忠引兵至錢塘昊杭州守將潘原明以城降
文忠兵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納款文忠曰大
軍臨城而員外郎來得無以計緩我軍乎對曰天兵
如雷霆當者莫不糜粉此城百萬生靈聞之莫不震
懼及聞將軍布德勞來鶏犬弗驚皆曰王者之師也
以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不如乞降有更生之望文忠
引降入卽內懼笑款接因條陳入城次第遣歸明日

原明以狀來上并籍其土地人民諸司軍馬錢粮之
數併執叛將劉震將吳等出降凡得兵二萬粮貳拾
萬馬六百疋文忠入宿于城上令軍士敢有擅入民
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文忠即磔以徇內外帖然民
不知有更革我　太祖以原明歸附仍授浙江平
章官屬仍舊士誠勢大孤
俞通海取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松江李文忠華雲龍取
紹興嘉興
通海初偕諸將克舊館鳥鎮寨至是入太倉州州民
獻羊酒香貨迎降湔道通海却其獻仍慰諭之約束
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守帥陳仁乘大艘百余已避

入海聞其聲復回鄉里積貲鉅萬頓為編氓免數千
人凿船商船由此軍集至崑山崇明嘉定松江朱顯
忠皆降文忠所遣兵亦取
紹興華雲龍亦進兵取嘉興於是各勒所部同謀向
蘇州
大將軍達及諸將 圍蘇州我
太祖命守徐州傅友德出兵濟寧 達帥諸將圍蘇州士誠
康茂才持戟 戰士誠銳卒來鬬大戰尹山橋
軍達軍封門栁圓與軍鬬門軍華雲龍軍胥門郭子興
茅成軍婁門何文輝軍于城西北耿炳文軍于城東
南築長圍架木塔敵樓設火筒及襄陽砲以攻擊之

達將伐吳也我 太祖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
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東有陳
友諒西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
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
於民不過欲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
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特其疆力數侵吾疆塲
賴諸將連歲征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
未下故命爾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
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毋葬姑蘇城外
慎勿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輯睦勿縱左
右欺陵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

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敏之故諸將皆遵其命乃兵之所至民不知擾我　太祖以士誠窮寇未必即下重慮元擴廓侵徐淮於是命指揮傅友德參政陸聚以騎兵三百出哨濟寧以警中原使不敢以師南下賜友德宴以兼珠陪之

臣按我　太祖始伐漢也命吳良炳文固守長興江陰今之圖蘇州則以友德陸聚出哨濟寧遂致虜不敢窺物力完雄二國既擒而中原底　平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所以用其入取舍屈信之變臣其

會之矣

十月二月建宗廟社稷

時群臣皆言新命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我　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於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宮室營繕者以宮室高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言室宅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欵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窮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邪既而新殿成皆撲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鑑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

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踰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琴地者我 太祖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遁予以侈麗但搆承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

宋主韓林兒廟

臣○按宋主乃小明王也初為劉福通所立自碭山徙居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走復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入建康龍灣采石之捷諸將歌奉為帝劉基大怒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臣嘗以是比之前古以楚義帝則不及方漢更始劉盆子頗相類皆為人所以君臣之分未立蓋已不能君人人亦不以為君者也我

太祖為吳王時凡用人行政見於牒文則稱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上下施行率以為常遲遲三年不建年號及其既殂乃稱吳元年孔子不云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勢殊同歸臣謂

太祖亦然是故表而出之

以協律郎冷謙考正樂器樂舞

冷謙承命考正 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定樂舞之制文武各用六十人鐘磬各十六搏拊二應鼓二琴十張瑟四張簫十二篪四管笛十二管七塤四

柷敔一版四串方響四架此謂中和韶樂凡
聖節冬至正旦上徽號進實録冊封頒詔進春進曆
還祭郊祀聽誓戒進士傳臚上表則用之是外復
有琵琶八把箜篌八把篳篥八架笙十二大鼓二杖鼓
三十六名曰大樂進表箋迎詔則用之其迎膳樂器
戲竹二笙二笛二頭管二簫二鼓一杖一杖鼓十冊
陛大樂器戲竹二簫四笙四頭管二琵琶二簫二二
十絃二方響二鼓一杖一杖鼓八　臣按今之中和
韶樂因王虔休典太常嘗得劉玠撰繼天誕
聖樂因唐德宗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均示五聲有
君也以土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曡取二十
四氣而成一歲奏十二節象元氣登庸也今樂極盛
美但鐘磬十六鼓失形制臣直謂冷議諸人不詳一元
消長之數四時盈虛之運矣一元流行來復於黃鍾
升六於大呂升九於太簇夾鍾姑洗仲呂遂極于蕤
賓減六於林鍾降九於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又復於
黃鍾蓋黃鍾三寸九分其聲輕清而衆音宗之循人
君至德淵微而天下應矣在太呂林鍾升降各六分
者以陰陽之氣盛未能遽長也其余皆升降九分者
陰陽之常也若律數既滅便非本律聲氣無所出皆
不可用矣乃取四清聲各加鐘磬以四此蔡氏錯認
九寸之非吾朱子未及裁考之韶耳何則鐘磬止十

二從乎本律古人依律陪半為鍾故黃鍾鍾長九寸七分五釐兩采謂銑廣三寸九分銑間謂于于上謂鼓鼓上謂鉦鉦上謂舞舞上曰甬其柄謂旋衡于鉦甬其廣相同各三寸一分二釐鼓舞之廣亦同各二寸三分四釐取三寸一分二釐十中之一為厚六分其厚以一分為遂三分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旋衡此黃鍾鐘之制也　古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黃鍾磬上矩之博每方九寸七分五釐四方共三尺九寸則得一寸八釐三毫三絲三忽有奇半矩之博所方四寸八分七釐五毫三分股博去其二以為鼓博則鼓博三寸二分五釐三分鼓博以一為厚

寸八分七釐五毫四方共三尺九寸五分股分之博二寸四分三釐七毫五絲三分股博去其二以為鼓博則鼓博一寸六分二釐五毫三分鼓博以一為厚則止有五分四釐一毫六絲六忽有奇此黃鍾之磬也蓋三寸九分各登於十而為三尺九寸又自三尺九寸以四分之半矩皆然其余可以推驗矣　古人為鼓徑圍高大各有制取故三中取一為徑取二為鞔又三中加一為大是以黃鍾鼓之面徑一尺三寸中大五尺二寸其余皆可以即此推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鼓亦為衆音之主俱失形制如之何可以鍾聆謏諸人之耳而不亟改也天下聰察之士多矣以臣前

所論者深繹其說則一覺恍然如獲拱璧其修復改正必有甚於臣矣若夫八風配對之後天流行之常吾心五常之德若合符節有不能以語人者則存乎德行

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夏開照二是歲九月張士誠被執

丁未春正月元張良弼脫列伯推李思齊為盟主思齊良弼脫列伯推李思齊為盟主協力以拒擴廓帖木兒相惡乃同會于合元敗其推思齊為盟主協力以拒擴廓

副指揮戴德取沅州

戴德從大將取辰州等處溪洞率兵圍元州守將李興祖降得壯士二千三百二十人陞參政

二月徵處士詹霍貴三宿

始設三宿以宋濂等領之又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分賓各宿一曰律宿以定律令凡舊官練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宿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曰詰宿以擬詞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詞者居之

元人侵徐州守將傅友德破擒之以為江淮參知政事

元將擴廓王保、遣左丞李貳侵徐州至于陵子村

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率衆二千禦之德俟其出掠將步騎沂舟至呂梁舍舟登陸擊之友德以槊刺李貳墜馬兵敗去貳益兵來攻友德開城門出陣于外士卒卧鎗以俟及至令士卒鳴鼓師奮而起衝其前鋒賊大潰遂擒李貳及將士三百七十余人馬五

百足溺死無算獻俘京師我
太祖嘉其功命以鼓吹迓還第陞友德江淮行省參政
復以書與擴廓帖木兒
書曰自古匡有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後能
成天下之功使其鞅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
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閣
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終
今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賫書致礼路
涉而來使予睟曜興起乃知閣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
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礼同往為兄者弟生者慶初非
無故也今清河去而不返予初能無疑然久而得釋者正以此時
[illegible]

倒持国柄元之興簪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制動一
以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孛羅自為之患江
河之留殊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
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邪予請
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
社稷為重生靈為念故朝聘以時會盟以道旦如魯
襄即位之始衛使女叔胥使智武子來聘襄公亦使
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
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交之
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士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之地東

連齊岱西距秦敵北接幽則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患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兵畜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釁於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名遂安如泰山置而不問坐使諸帷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遣使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畫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問者禍起山東兵逆秦塞凶弁混挑鼎沸不審者此皆前日所告之言為閣下今日明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求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中原迄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其有人不知以衛晉之使於魯也為何如曾之復命於衛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蠲忠言於還則既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使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爭端為彼後日之戰患禍網日嬰悔貴月積強敵益增伐讎不解雖深謀如莽操詭謫如懿温美雄滿前何以反生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況其為臣者乎閣下宜深思之書至河等仍不遣

遣陳何以書諭左君弼於陳州

初徐達自戒友諒之後再攻廬州君弼棄城走汴梁

元將李充彝使守陳州至是　太祖遣何以書諭之
曰衆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
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
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御彼邊疆
與予接壤若欵誠計出師侵境貪中輕重自可量也
且子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桑梓
丘隴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
以祐功名亦欵保父母妻子於亂世也足下以身為
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後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
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
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苟

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惻然而来
子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
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太祖乃歸其
母於陳州君弼感泣後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君弼
以州降前途無阻臣按擴廓君弼皆兇獷難馭為
人甚微而作梗甚劇我　太祖低心平氣以求之在
他人豈不以為　皇威侮於小醜而生忿疾哉　太
祖志焉緩往不廢卒之擴廓西走定西君弼宣力汴
洛涸陰沍寒乃消馭於春風和氣之中嗚呼仁哉
建忠臣祠於安慶江州以祀元余謂李蒲
以楊景為湖廣平章政事分省荆州

璟與張彬等平湘鄉璟又率兵由松慈至澧陽招撫
駐三江口慈利軍民宣慰使覃皇詣軍門謁見璟諭
遣之又進兵取澧州石門縣降漢將鄧義等陸平章
仍於荆州分省署事誥曰天戈大舉威揚逐鹿之秋
日馭方升氣壯攀龍之士助予神武渠之大勲継云
明詔畧於奇正控制甲兵萬壘之雄數聲教於朔南
弼戎四海一家之治
定文武科取士法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文武勇略通曉天文之士
其有兼通書律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監舉及薦
賢者有罰至是又下令曰上帝垂衷則業之際用武
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
則在文武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本礼樂
射御書數之文十五歲本修身齊家治国平天下之
要是以周官選本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
賢能並本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兹歆上稽古制
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本者察之言
行以觀其德著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弄以觀其
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本者先之以謀
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実效不虚文三年前令有司
豫為勸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本俟開科
之歲充貢京師目其等第各出身有差著為令以傳

後世我　太祖嘗謂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
德或以道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
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
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
之士不以文道德為本不達當時之務故詞雖艰深意
實浅近即使過於栝樞相如何裨実用自今翰林為
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
平章俞通海戰没於陣詔贈為光禄大夫
俞通海自廬州調兵偕通源以向蘇州通海於滅渡
橋殺賊提兵桃花塢蕩賊營中流矢卒詔追贈為光
禄大夫賻恤優厚

夏四月忌祭大廟
太祖以是月遇忌日祭于　大廟禮畢泣下不止既
而謂起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
九日亡毋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継人生
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鳴咽不勝左
右皆泣不能仰視命　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曙之曰吾祖宗去世已遠吾父毋又
相継早亡每念劬劳鞠養之恩惟有感泣而已今日
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歆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子
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寝所在特令
尔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尔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　太子諸生皆感

五月元山東地震

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知制誥

置翰林院以安尤李士知制誥安撰誥勅千余太

祖賜聯曰国朝謀畧無雙生翰苑文章第一家

元李思齊擄黃連寨尋解而西

思齊遣良弼部将郭謙等攄黃連寨擴廓部将関保

虎林赤商暠竹貞引兵攻棱其寨郭謙走會駙高等為

變保虎林赤夜遁思齊解兵而西

六月朔日食晝晦

右相國李善長勸進不許

善長等請回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

羣雄刻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

願正位號以繫中外之望我　太祖曰我忠功未服

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叩方之途尚

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

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讓蘖未遑以俟有德嗇

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稱志驕氣盈卒致亡滅

遺誡于後吾安得更自貶昧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

無庸汲汲也

元太子殿後有龍見光焰燦人

除元人連坐法

時元法令酷密我　太祖謂李善長曰法有連坐三
條不已重乎善長因奏自今民有犯去鞫獄宜從欽
恤無更連坐有參議李欽冰楊希聖弄權不由舊政
善長皆劾黜之
副將軍常遇春以王弼大敗士誠兵於嶽州城外
諸軍圍嶽州已久士誠欵突圍出　詔城左之見陣
嚴整不敢犯欵擁襲我軍轉至門將奔遇春營遇春
覺其至分兵截濠扼其後擊兵與戰良久未決時王
弼軍監門遇春撫其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
我取此乎弼曰諾即馳騎揮双刀往擊之敵衆少却
遇春率衆繼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狄益浮其屍
士誠馬驚墜水肩輿入城忽忽計無所出
以韓觀為散騎舍人帶刀侍衛
觀韓成之子也以為舍人令帶刀侍衛我　太祖甚
重忠節之臣其前謝真戰死龍灣以後楊廣戰死兆
州霍輝戰死比虜於是取謝真之子謝英霍輝
之子琰貿令充散騎舍人亦帶刀侍衛
不雨兒今年田租
時久旱不雨我　太祖曰咸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
大雨群臣請復膳　太祖曰亢旱為災實不德所致
今雖得雨然苗焦損必多朕食奚能甘耒得乎民心
則可以得天心今歉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以愛

民庶可以吞天之春乃詔兗今年田租
秋七月元李思齊據陝西
思齊遣許国佐薛豫飛會良弼脫列伯屯華陽又遣
鄭憲祥守西安自引兵還鳳翔
八月元立撫軍院以太子總制諸道軍馬太子不出師
元主詔曰九良重任職在撫軍籍古徵今卓有成憲
曩者障塞決河木以拯民香墊豈期妖盜横造於言
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内茲喻一紀故察罕帖
木兒伏義興師殲功敵愾汎掃氛沴克平青齊為国
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
功但四方未底寧靜而民庶未得久安太子

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
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俾以王爵俾
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
賊愈盛深遺朕憂況全齊密邇輦轂倘失早計恐生
異圖詢諸將謀猷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事
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諸王附
馬各道總兵官將吏一應機務生殺予奪事無巨細
如出朕裁擴廓帖木兒總本部軍馬自潼関以東肅
清江淮李思齊總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
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
興脫列伯各以軍馬進取襄樊王信總本部軍馬固

守山東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各宜洗心滌慮同
濟時艱遂立撫軍院狄從一品知院四員同知二員
副使同簽八員經歷都事各二員管勾一員專管軍
機內外諸王附馬各處總兵行省行院宣慰司一應
軍情不許徑越行移大撫軍院初太子之奔太原欵
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
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逼帝禪位擴廓還知
其旨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太子深憾之乃
累促出師江淮擴廓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
等往山東與良弼搆兵不已朝廷疑之故以太子總
諸道軍馬以期克復然太子志在禪位竟不肯行

七月大將軍徵克蘇州執張士誠
先二月徵自軍中請事我　太祖勞之曰古者帝王
之與必有名世之臣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發
炎漢伏義群策伏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將軍
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沈敎有謀端重有武
故能遏絕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士
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歆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
道吾甚嘉之向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
不肯造次有遠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
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諸事將軍從宜行之
蘇州城堅難以卒拔無錫莫天佑與士誠為聲援其

部將楊茂善游水天佑遣為偵羅卒獲茂送軍中達
拜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游水往来因獲其彼
此所遣書信知上誠天佑虛實及是城中困乏乃督
兵圍之扼其城縛士誠及其平章李伯升徐義等所部
將校并小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萬元宗室神保大
王黑漢諸人皆送建康上誠在兵中閉見不食及至
乃以書遺使送神保大王等曰元太祖悉召諸將
諭之曰朕自起義来頻將士之功拓地開疆制平
敵國文諒兵衆比大已先摧滅士誠兵強積穀倍

就擒非爾等將帥用命何以致此今日論功行賞以
報勳勞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皆有名世之將
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古之名將乎

以湯和為御史大夫兼諭德
詰曰虎臣朋戴久弘勛定之勳為府登庸委任肅清
之寄出握戎機於閫外入振風紀於朝端位並鈞衡
職兼將相疇咨實當倚注攸深湯和才氣老蒼天資
重厚動合韜鈐之法練成節制之師麾精騎於滁陽
渡義旗於姑孰金陵地闢明開日月之衢鉄甕城環
險固山川之境爰登樞府遂下毗陵出迎敵陣奪姑
蘇之卒千艘保障東郊靖陽羨之區十載任於左轄

陞以辨章直道不阿雄威愈奮克永親勤其余孳孳
姑蘇戚其僞邦載嘉骨鯁之貞誠苑若鷹鸇之擊搏
凛生風於臺閣燕諭德於春宮於戲總四海繩遠之
綱既乂資於耳目佐一人止戈之戎尚思賴於股肱
茂柱顯功用躋咸治和於是就職

以吳良為蘇州衛指揮使友洪為錢塘衛同知
太祖以蘇州力戰乃服必得剛毅有智畧者乃可以
鎮之即授良為指揮使奉宣德意脩武備固防禦
曰文忠朕甥也以其純謹可輔爾善事之自是文忠
所至洪必從行凡幕府贊畫無所約束進退緩忠賞
罰予奪洪必悉心出入維
救廣信定處州解新城圍皆與其勞文忠取杭州克
桐庐洪分兵進取富陽擒李禄遂合兵圍余杭謝五
附文忠既定杭州降潘原明即以洪為錢唐衛指揮
同知以鎮之

楚國公廖永安之喪至自蘇州

前年七月丁未永安卒蘇州　太祖親為文以祭叙
其巢湖來歸之績及渡江定太平戰采石太湖功勲
及是吳士誠平命有司歸其喪我　太祖出迎於郊
又為文以祭歎其有功不得享其報有才不獲盡其

用仍賜葬於鍾山之陰卹典優厚改封鄖國公謚武
閔以其從子昇為淮安衛指揮僉事
以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為副將軍伐方谷珍
谷珍據明州未下我
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之禎引舟師乘潮
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不意抵車廄會降者言方氏
已逃海島勒兵尾追之
朱亮祖入台州徇仙居諸縣
太祖命浙江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言谷瑛
至癸未駐新昌遣嚴德破平閔嶺山寨辛卯至天
台知縣湯盤以城降
曹向台州谷瑛出兵拒戰

嚴德戰死辛丑至台州谷瑛奔黃巖瑛初故遁去會
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道其兄谷珍方治兵為城守
計勸瑛勿去瑛始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懾往往潰亡
叛去我師攻之急瑛度不能支以舟夜載妻子出與
善門走黃巖守將哈兒魯即以城赴軍中降亮祖入
其城遂徇下仙居數縣谷珍聞之無鬬志
皇太子巡視太平金吾右衛指揮同知周顯以兵衛之
臣按我　太祖每遇親征懿文太子則同大臣居守
於戲開創之始小大臣工但有著勳效勞各隨功之
先後業之巨微量許陞襲以酬之矣居守之功同於
守禦然則懿文不可謂無功矣我

成祖繼統懿文之後為匹夫恐非
祖宗盛意而我
成祖惠宗之心敬兄之意殆不如是矣推親親之厚
以大無我之公成
祖宗之德而篤親愛之仁今當所有事也天順元年
我 英宗思建庶人淹禁六十余年歎出之謂李賢
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李賢對曰陛下此念
天地實臨之
祖宗實臨之堯舜存心亦不過此使太監牛玉入監
宣意建庶人且喜且悲乃遣人於鳳陽灌水造房盡
若干給昏者二十余人送庶人往住聽其婚姻嫁娶

舉朝稱贊以為盛德美事○臣自今追恨李賢用心
大狹不能竟順其美啓
英宗胙以某土之封夫父母兄弟一氣也鶺鴒之誼
既盡靈長之慶自延事出偶然時若有待我
皇上尊
恭穆獻皇帝之詔曰施由親始廣愛必因于心恩以
序推為治可運於掌詔旨如此乃仁人孝子用心豈
忍恝視兄弟混同平庶而不加之富貴乎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臣切望今
帝堯久矣比有詔繼舌今忠賢又絕之祀臣因是又

感慨我洪武革除之日言念革除可愕可憫若擇忠
節顯灼物議同歸者許復舊官而又選擇正嶽錫畀
封爵以存　懿文之祀則既不失吾親親之恩且有
得夫勸忠厲曲之義使天下後世知有親者在所親
忠所事者又必録沉寃昭雪和氣温煦蓋聞表人之
忠可以激人不忠績人之祀未有不昌其
嗣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實在於此彼有倡為不
必舉乃不仁不忠者也
冬十月元罷擴廓帖木兒官爵奪其軍擴廓帖木兒退
屯澤州
元太子受詔出師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

受於是擴廓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貊高殺衛輝守
禦官余仁補彰德守禦官範國英引軍至清化關將
襲陳慶聞擴廓有備而還因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為
本以盡心為忠愛民為務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歲
興官軍雖殺臣等乃朝廷所培養之人素知禮義焉能
事之俛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選重臣以總大兵臣等
敢不受命元主遂詔以擴廓帖木兒拒命宜黜其兵
柄罷大傳左丞相及蕪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
為食邑弟脱因帖木兒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帳前諸
軍瑣住庪林赤領之河南之軍李克彝統之關保統
本部軍仍王保保統之山西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

軍沙盖谷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既下於是
讀廓帖木兒遂引軍退屯澤州元之大勢益回散不
可為矣貊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忻州下鄜州還攻真
定詔也速自河澗引兵合攻之亦不克也速還河澗
貊高還彰德
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帥北伐遂
傳檄中原
太祖將北伐平定中原先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李
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並平章軍國重事至
是以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率甲士二十萬
由長淮入大河北向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

命平禍亂安生民攻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
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
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推鋒陷陣所
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
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繞遇數騎挑戰即
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但擾城指
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
若臨大敵須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與參將馮宗異
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
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
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

造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
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職之又謂達曰閫外之
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古云山東十
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
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
實川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
者勝任勢者強感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
嘗與諸豪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
輕也汝其慎之諭傳友德曰此行汝當拳力山東始汝其
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
與之仍遣使傳檄中原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国
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聞以夷狄居
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
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
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
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
曆以弟酖兄至於弟受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
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淪漬甚矣夫人君
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
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
荒失君人之道又加以寵宰相專權臺憲報復有司毒
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

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因又事所致宜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繆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憖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芽戰戰競競處於朝奉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関陝雖有數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及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無以要君阻兵擾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彤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撫巴蜀東連滄海南抗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女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憲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擊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嚴肅无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尔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礼義願為民民者與中国之民撫養無異

以胡美何文輝征福建楊璟周德興張赫取廣西

美為征南將軍文輝副將軍率吉安袁州南昌泰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征福建以湖廣參政識德從征　太祖諭美等曰汝以陳氏丞相来歸事吾數年忠實無过故命尔總兵征福建何文輝為尔之副戴德從尔調発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法凡号令征戦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徽時在行伍中見将帥統馭无法心竊鄙之及后握安權所領一軍皆往年嘗攻閫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

新附之十一日驅之對戦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

凡攻城圖邑必擇利便可不為之進退毋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尚其勉之楊璟為征南將軍德興張彬副之率武昌荆州益陽常德澧等衛軍由湖南取廣西皆與大将達等同以甲子日受命拜辭以出璟等遂發兵歩向永州美等自贛州東取道以向延平

十有一月須戊申曆

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属官高翼等所定也　臣按定曆全在節中二氣何則天氣先至故十二節氣常先半月此氣後至故十二中氣常後半月惟閏月則無中氣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為朔虚一節

一氣共三十余日有余分而為氣盈余分即中氣者也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余以所余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是謂之閏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七閏為章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成元曆至於元前後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又為曆元近聞今曆不能無差為其不依曆元且憎於晷刻之度也蓋嘗推極代紀起唐堯甲辰及今嘉靖乙未總三千八百八十年未及曆元遡甚甲辰以前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莫若求之嘉靖日升月恒之歲直至乙丑合甲辰首歲通計三千六百一十七年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矣斯時也並無朔分之積蓋朔分之積幾緣於晷晷刻之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莫若稽求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神京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寡定晝夜之短長天下之極皆協其數矣我

守敬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抄為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以日為石分分為百抄以歲實加氣應即来歲之冬至以歲實加閏應湏朔實去之即来歲之閏余上考往古每百年長一下驗將来則

百年消一蓋順天以求合不為合以驗天又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守敬測驗景氣減周歲為三
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
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
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七政之躔
度明矣然謂之歲差者指冬至日躔赤道之度非謂
氣朔矣天道微密小大難測守敬以衆集時刻所在
之日為定朔定朔立則交者之時刻不爽天運之先
後可稽但守敬測驗宗於僧一行一行嘗遣南宮說
等於河南北平測日影及星極夏至日中立八尺之
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
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
五寸微弱極高三十四度八分朗州晷長一尺七寸
七分極高二十九度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
四十五度南北相距三十六百八十里九步晷差
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又至南交晷出表南三寸
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燁然皆古所未
見而今闔廣海商率以為常矣夫極之長短不同然
卒未能會其指歸于一恐所以測之具或未詳也
抑臣聞天地上下共八萬四千里日月麗天借土以
久其明坤土該載資明以厚其德是故東纏則經氐
土南行則經柳土西度則經胃土北毓則經女土

晦朔日月同經月在日下受日之映蓋離日二十五度矣或云月一邊光處全向天一邊暗處全向地及至上弦月離日則九十余度下弦如之及望日月相對夜則月在天日在地所映之光俱向人間一邊暗處則俱向天夫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猶吾人心腎相去八十四分也先儒不知何見輒云日月升降三萬里中立一尺五寸之表以測之恐不及舌而歷代循襲賢如許衡守敬劉基亦不明著其說最景之矩長歲差之無定逐使日食分數幾不能灼其不能致吾之浩歎乎

朱亮祖取温州會吳禎破方氏舟師於盤嶼谷珍擾

降于湯和

亮祖兵至黃巖瑛燒官廨民舍退守海上已未兵至温州陳于城南七里谷珍之子明善拒戰我兵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余兵齊入城亮祖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為應援晡時克其城獲員外郎劉本善亮祖入城撫定其民分兵行定瑞安降同簽俞伯通及是月癸酉復率舟師會吳禎襲明善於樂清縣之盤嶼合戰自申至夜三鼓克獲其戰艦人馬而還湯和又遣人持書諭谷珍以国家威德珍乃遣其子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即旋師黃巖谷珍及其弟谷珉親率所部詣和于軍門

和乃送谷珍於京師谷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
納地來朝杭城拳據守日如累徵貢獻覘我虛實為
叛服計仍北通擴廓帖木兒南通陳有定高為犄角
我 太祖以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
粮二十三萬石珍不報及是力屈乃降得器械舟楫
萬計浙東遂安
胡美何文輝虔杉關季文忠出浦城景禎玫福州拔之
美與文輝以兵度杉關署元澤縣下之杉關閩之西
鎮其閩既下則延平邵武建陽皆可李矣我 太祖
又命湯和吳禎費聚等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進取
福州 太祖問征閩諸將於章溢何如章溢對曰湯
和自海道進胡美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
李文忠威信若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
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浦城溢子存道率鄉兵亏
五千人以從無何胡美兵至邵武守將李宗茂降
得將士五千四百人至建寧曹復疇降遣指揮沈
友仁守之吳禎嚴程進兵亦奄至福州圍其西南
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走行宣政院事杂
耳兒之存道以兵從平閩後詔存道從海道北征
溢言不可曰卿兵農人耳始征閩許以事平歸農
今又調之是爽信也 太祖不懌而罷既而從溢計以
昔叛逆者悉為軍余皆還農

以廖永忠朱亮祖伐廣東陸仲亨胡通治兵于贛

太祖以福州既平即命永忠亮祖自福州海道帥舟師以伐廣東仍命仲亨胡通治兵贛州將由韶州以為犄角之勢

大將軍逵克沂州進攻青州大破元也速兵遂入之

逵引師向沂州守臣王宣降王信遁走逵自沂州進取嶧州遂向青州遇元也速兵傳友德率騎士五百與戰佯敗走也速追之逵麾軍進擊俘斬甚衆平章保老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普顏不花始為江西行省郎中值徐壽輝來寇不花戰守之功為多為中書參政治書侍御史李谷鳳同往江西經畧至建寧遇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平章阿魯温沙哲時咨鳳分鎮延平城陷亦遁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命築各城壟門前後拒戰六十四日賊敗走明年召還授以東宣慰使守禦責州及是大軍壓境不花提城力戰城破保老出降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大將軍素聞其賢召之不花曰我元朝進士

官至極品事至此何以生為竟不屈而死其妻
阿僧真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并其女妾皆溺死

有二月朔日有食之

臣按古今日食先儒類多論著但未有能使吾
心皆然者是不可以無說矣今夫日合朔月常
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
月、雖資日光以員於望時微相參差則光員恰如
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灯當炉灰火熾之夾被其
衝射則灯反不然矣所謂暗虛也蓋日月之行稍
相先後不食適相當對則食日月周天循環兩
環相搭有兩交処一処為天首一処謂天尾天尾者計

天首為羅五星之行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各自
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七十六火星
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土星五
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一十七金水二星隨日
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太星四十
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從實計之而知其然
也古者推步氣朔五星躔度居其一離合遲速宰乎
彙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皆由此矣伏孝生於日月
之行遲速有常最遲者謂之孝故曰月孝六十二
年而七周天忝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忝行一周
孝忝皆有度數而惟無光象故羅計孝忝同謂四余

并七政為十一曜若又以大衍之數為主合二始以為剛柔二中以為通曆二終以紀閏余以合朔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卦定七十二候是故五日為候三候為氣三氣為節二節為時四時成歲一元流行始於冬至一氣之中凡十五日上升之度一日升四百六十里零二百四十步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零一百二十步一氣升七千里一節升二萬一千里一時升四萬二千里二時八萬四千里升極必降其降也里度同於所升其間變寒為温定溢為熱而成春成夏變熱為涼涼而為秋為冬乃若積陰陽之精以代明于晝夜則日月之狀亦有

考日聞日月方員八百四十里四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八百四十里則該三十萬二千四百步矣陽行健其數用九陰行順其數用六是以月旦之後六中起九月晦之間九中起六夫月魄生魂一晝一夜魂於魄中進七十里積六晝夜後其魄生魂一晝一夜魂於魄中進七十里積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魄中魂半乃曰上弦又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魄中魂半乃曰下弦又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通前所進遂滿八百四十里魄中魂全陽當陰位乃日月望自十六日為始魂中生魄凡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魂中魄半乃曰下弦又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通前之進亦滿八百四十里魂中魄全尚有余光又二日月魄滿宮乃曰月晦月有盈虧而日無

增損者陽大陰小陽得兼陰二不得兼陽是其大分也
夫懸象著明万国咸覩食止抄分動經里步是故要其
体踐流行而撮言之
詔定律令　太祖以唐宋咸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
制取一時行事為條格吏胥易緣有好民無所措手足
自平武昌以来即議詳定已立臺憲并各道按察司先
於今年十月命中書省及御史臺大史院翰林院理司
外而湖廣浙江江西按察司按察使滕毅文原僉事刻
承等同省臺李善長刘基陶安周禎等定為律令將成
法付按察司官巡歷州縣使内外知所遵守面諭善長
等曰立法貴在簡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
不遠其情今　陛下除暴恤民大命所在成不可違
臣等敢死以請
太祖固却之善長等復請頒為生民計早徇群臣之
請
太祖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
議此卿等嬰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礼義而
行不可草々辛酉善長又即位儀礼進甲子
太祖御新宮以善長等莊戴之善告于
上帝　皇祇時本月二十有一日也期以明年肖